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文学人类学

WENXUE RENLEIXUE YU KEJIA SHUXIE

与客家书写

主编 谭元亨
副主编 刘兴东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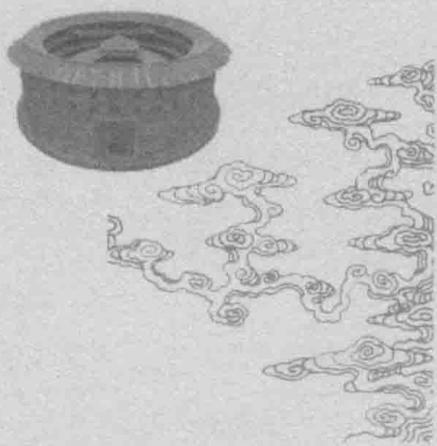
文学人类学

WENXUE RENLEIXUE YU KEJIA SHUXIE

与

客家书写

主编 谭元亨
副主编 刘兴东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人类学与客家书写/谭元亨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623 - 4197 - 0

I. ①文… II. ①谭… III. ①客家人 - 民族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I207.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772 号

文学人类学与客家书写

谭元亨 主编

出版人: 韩中伟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 //www. scutpress. com. cn E-mail: scutc13@scut. edu. 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出版策划: 乔 丽

责任编辑: 谢茉莉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印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68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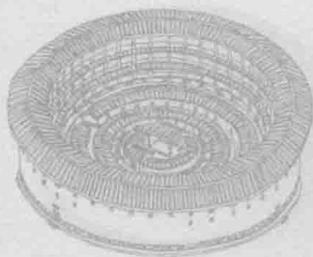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主编的话：两岸客家文学由沉滞到复兴	(1)
善美与丑恶：人性的博弈	
——以《依然是你》（又名《老圃》）为例进行解读 / 敖叶湘琼	(10)
客家民间文学的教育功能 / 何石松	(20)
台湾 20 世纪 60—80 年代客家情爱山歌歌词创作之文字美学	
——以桃竹苗客家庄为例 / 黄永达	(44)
客家文化对客家青年学生影响的调查报告 / 黄荣辉	(59)
河源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 黄少红	(65)
河源水源音中的副词“正” / 刘立恒	(72)
两岸客家书写与客家文学发展之研究 / 刘焕云	(80)
台湾客家童谣传承与创作之研究 / 刘焕云	(102)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泰华客家文学 / 粟彩艳 吟冰	(122)
客家传记文学新探	
——新客商不变的传统血脉 / 赖继丹	(130)
吴浊流汉诗中的客家书写 / 涂瑞仪	(136)
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书写 / 谭元亨	(150)
河源客家文化符号调研探析 / 韦荣	(155)



目录

客家文化是我小说中的血液

——关于《雕版》《九号房》《姐妹》《人皮鼓》四部

长篇小说的对话 / 吴尔芬 魏春华 (161)

黄恒秋客语诗语言试探

——以《客家诗篇》为观察对象 / 徐贵荣 (168)

写出族群印记

——谈客家大河小说中的几个特征 / 庄华堂 (199)

一首悠扬的客家精神赞歌

——读谭元亨长篇新作《老圃》 / 郑景云 (210)

构筑客家文学新版图 / 秦柯 (214)

对客家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历史超越

——从创作《孙中山的犹太副官》说起 / 谭元亨 董守良

..... (222)

主编的话：两岸客家文学由沉滞到复兴

二三十年前，在中国，也就是海峡两岸的客家人，就曾经从半个世纪的沉沦、失落、自卑中奋起，走向了文化的自信，来了个“文起八代之衰”，建树起了一个族群的尊严。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今日不无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从两岸的文学，包括大河小说，尤其是纪实文学说起。当年，两岸在无法沟通之际，却几乎同时发生了客家族群共同奋起的历史事件。

一

时间—历史、空间—地域的大跨度的变迁，无疑会让一种文化发生巨大的裂变，从而释放出可观的能量。正是在这一格局下，我们期盼客家文学的辉煌。

而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不仅曾有过共同的裂变，即从原乡到沿海，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同时又经历了因海峡相隔、历史惨剧的再一次裂变。客家文化几近半个世纪，两岸同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

但是，历史与文化的传统，每每有一种时下人们常说的“穿越”能力，尽管两岸意识形态不同，可在根本的方面，却又无形中趋于一种出奇的一致。大陆经历了“反右”“文革”，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结束，而台湾的“戒严”也一直到了1986年才宣布终止。两个政治强人，蒋介石过世于1975年，毛泽东仅后一年去世。而在他们之后，20世纪80年代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台湾同样也开始了民主进程，虽说仍有不少差异，但大趋势则几乎一致。而这，不能不说是共同拥有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尤其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潜意识”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对于客家文化而言，竟是惊人一致的同步。

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了若干把注意力集中在客属地的作品，

作者简介：谭元亨（1948—），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纵然客家意识还不怎么明显，甚至文学观念仍有待解放，如老作家白危的《沙河坝风情》，以及隐含国共和解的《抓来的老师》。而台湾“解严”后第二年，《客家风云》杂志创刊，客家杂志进一步提倡“心怀客家，认同本土，放眼天下”，及至1988年，发动起客家的“还我母语”大游行。

一如国台办前负责人张铭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客家文学架起学者研究与民众情趣共通的桥梁，实现雅俗共赏，推动客家文化的传播，提升客家文化自觉。以1997年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问世为标志，体现了客家文学与客家精神的贯通，甚至改编自该书的12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也向海内外热播。台湾方面不仅有林清玄的广受两岸读者欢迎的‘菩提’系列散文集，也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和文化关注的作品。正是有郭沫若、李乔（高雄人）等客籍文学巨匠将客家文化精神融入了文学作品，客家文化的渗透力日益增强，以至于台湾的黄子尧编出了《客家台湾文学论》《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等作品，大陆方面也有《客家文化审美导论》等具有概括性的理论作品问世。可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丰富的客家文化生态，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蓄积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陆关于客家渊源的大小研讨会，终于在罗香林的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推进。而1990年，台湾更成立了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并发起了“新个^①客家人”运动。在香港、台湾发起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也终于进入了内地，并在被誉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举行。

而后，双方都紧锣密鼓地把客家大旗挥扬了起来。

1992年，客语刊物《客家台湾》创刊。

这也是“九二共识”的一年。

1994年，大陆长篇小说《客家魂》第一部由最大的一个客家省的出版社发行。

1996年，宝岛客家电视台成立，首届客家文化节举行。

同年，大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客家女》开拍，不久即在中央4台、8台连播。

1997年，《客家魂》三部曲全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很快发行到台湾，引起了“轰动”（台湾一位著名学者语）。

同年，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成立。

……

① “个”：客家语，表示“的”。

直到2003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开幕式在广州，闭幕式则在台北，由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学研究所与台北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合办。

2004年，广东岭南客家文化节举行，同时召开了“坚守客家文化的尊严”的研讨会，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

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互动，并非有组织或有计划的，完全是出自一种自发与自觉。

对于大陆而言，对过去思想钳制、反“地方主义”等，来了个拨乱反正，思想进一步解放，这才有了客家文化的自觉，客家文学的勃兴，与台湾一样，客家文化节的强化，正是对戒严时代的极权主义与专制意识的有力反弹。但是，二者绝不是狭隘、孤立的族群意识的反映，而是两岸共同的几乎是同步的多元文化的兴起——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所推动的，当然，这与多元文化下的身份认同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多元文化的兴起，对于全世界而言，也是一次相应的解放运动，笔者当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时，有着切身的感受。

毫无疑问，客家文学并不孤立地存在，它同样需要文化的认同，在海峡两岸均是如此，它不可能自外于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这点，客家学者张堂铎说过：“新一代的客家文学创作者，已经走出了客家庄，跨越了族群界线，开始融入这块大家——不论哪个族群——共同拥有的土地，昔日挥之不去的悲情意识也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已是以‘新个客家人’自勉的觉醒。”而大陆这边，学者刘正刚在《客家文学的自觉》中也认为：“也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客家文学的自觉。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题中之义，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环节。它也脱离不开这么一个载体，即特定的某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批作家与理论家。而这在过去，哪怕是十多年前，这个论题的提出，至少还是不够成熟的，且缺少必要的文学材料作为充足的论据。但今天显然不同了，我们不仅有了大量的明确标识‘客家’的文学、影视、戏剧等作品，而且也有了不多专题研究客家文学的专著与众多的学术论文。一般而言，‘文学的自觉’是从文学理论的方面提出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深化，这一特定语显然已经涵盖了整个的文学，包括创作与理论。因此，客家文学的自觉，无疑囊括了创作与理论这两个方面。”

在两岸同时经历政治上的非常时期后，两岸客家文学携手并进，面对着世界历史大变动，坚守着民族文化的尊严，不断地超越自我，推出愈加精彩、浑厚的作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竭尽全力。也只有为进一步开放中，他们的理想

才能更为闪光，他们的才华方可得以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了。

二

文学，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象、文学的讨论，也更多表现了精神领域空间的限制或开放。当文学不再是应制诗，不再“戴着镣铐跳舞”，交流方可畅所欲言，随着华南理工大学“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的开创，使两岸有了这么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在当年被视为“破冰之旅”亦不为过。当然，文学亦可以在重重压迫之下曲折地生长，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是，有了“诗家幸”，一种文化的传统方可以维系、滋养，从而改变“国家不幸”。

长篇小说也是如此。

世界上的文化大国，都把长篇小说视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标志、文化标志及至最高的艺术指标，长篇创作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可以说是不二法门。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不同品格追求的作品。客家人，其千年的苦旅，当有相称的“长河小说”以表现。因此，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家们，几乎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呕心沥血。台湾著名小说家庄华堂专门写了篇《写出族群印记——谈客家大河小说中的几个特征》长文，更把两岸主要的大河小说作家进行了对比。

在台湾，大河小说一般是指篇幅长的或多卷的长篇，不过，大都在百万言之内，或三五十万字。如李乔的《寒夜三部曲》、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与《浊流三部曲》等，而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一下子达近150万字，则令他们“瞠目结舌”，认为台湾不曾出现过如此气魄雄阔的大作，其在台湾产生的轰动，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庄华堂从几个方面概括这些大河小说的特征。

特征之一，是抗争精神。庄华堂只讲了台湾这方面的抗争，如《台湾人三部曲》中，对1895年对日本侵略军的反抗，为保乡卫土揭竿而起，一直写到日据时期的一连串的农民抗争运动。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则集中写保卫农民土地的抗争。但他未能写到《客家魂》的抗争，那是从晚清反抗帝王统治（可惜，作者未能把主人公作为共进会领导率众打下南韶连的历史加以展开，如这样，革命成功后，他放弃权位重执教鞭当更为深刻），民国反对日军入侵、官方干预学校，解放后对“大跃进”的讽喻并死节于“文革”。

特征之二，是移垦社会。认为钟肇政、李乔都是正面描写客家人勤劳、朴实和不怕磨难的“硬颈精神”，而对《客家魂》则说：“这部比《台湾人三部

曲》与《寒夜三部曲》还要长的大河小说，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却不是客家人迁徙的历史或族群特性——谭元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历史怀抱，他更关注于社会剧变过程中受尽磨难的客家人如何以坚忍不拔的信念与毅力，为了读书教育的千秋大业而努力以赴。”

特征之三，是客家妇女。他认为钟肇政、李乔的大河小说，“关于客家妇女的描写篇幅占很多，既感人又迷人”，女主角“勇敢、热情”。李乔笔下，则是“地母”型的。他则着重提到《客家魂》中媳妇远晴与女儿启慧“感人肺腑”的遭遇。奇怪的是，谭元亨并没有像钟理和、李乔、钟肇政一样，描写客家女人劳动的身体和大地之母的形象——《客家女》中不少篇幅描写教育世家钟家第二代的两个女人——媳妇远晴与女儿启慧大半生的教育事业。前者在乡下的小学里当老师，又要在丈夫流放亡命他乡的时候操持家务；后者是师专的教导主任，虽然校长是她公公、教育局长是她的老情人，但这些社会背景并没有带给她任何好处，“文革”期间，她被下放到武夷山下的偏远山区，在物质与经济艰困的情况下，创办流萤小学，树立了另一种客家女人的典型。

无疑地，在《客家女》中最为动人的人物应是启慧这个女性。她在父亲所创办的师专，是个负责尽职的教师，跟县里的教育主管杨双渔谈恋爱，并为他怀孕生子，在她大腹便便将生之际，意外地被流放到岭南的偏远山区，在山路里生产，后来婴儿不知去向，她把全部心力放在流萤小学的校务上，还尽心尽力地照顾穷困山区里的学童，并且为了救助学童而溺死于洪流中，读来感人肺腑。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述钟肇政、李乔等名家的作品，便已在大陆著名的出版社重版，而《客家魂》则即时发行了到台湾，在大陆还出现不少盗版，继这部三部曲之后又一长篇《老圃》，亦得到颇高的评价。

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客家长篇小说呈现“井喷”之势，在《客家魂》之后，便有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及温燕霞的《围屋里走出的女人》，以上几部，均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长篇还有吴尔芬的《雕版》《九号房》，以及《血脉滚滚》《战地黄花》等。

无疑，两岸客家大河小说的出现，已不独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当有更大的关注与更深入的研究。

客籍作家大佬钟肇政，在评价台湾小说时说过：“客家的孤独性，易言之就是一种无为的、绝望的、虚无的心情，一种暧昧不清的感觉，那也是贯穿在

七等生（作者名）心中（文学）的现代感觉，它震撼着他的心灵。”^①这一评价，同样切中当代台湾客家文学中现代主义孤绝主题的意味。其实，无论在《客家魂》，还是在《英雄无语》中，现代主义的意味同样处处可感。《客家魂》的两个时空民国——“文革”的交互，《英雄无语》中无处不切入的现代评价，尤其是这两部作品中人性、人道主义的大声疾呼，都深深渗透了现代主义的孤独幻灭之感，深藏于心底的叛逆意识。虽然两岸大河小说展示的地域场景有千差万别，但彼此间源自于同一族群在迁徙、变动中的那种迷茫、孤独但仍顽强地反叛、抗拒的情感，却是再明白不过的现代主义主题。

其实，“客家式”的主题与现代主义主题的相通，正是大河小说充分体现出来的，早在《客家圣典》中，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客家命题”：宿命与使命、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守成与开拓、返璞归真与异化换气、换气与沉沦、归化与孤独，还有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在时空两大方面均无法守常之际，势必产生戏剧化的冲突”^②——而这正是催生、激活大河小说诉历史与心理的动因。

因此，当我们的大河小说在推动“武夷山——淡水河对话”之际，我们当有更多的层面，展开大河小说的讨论，不独是传统文化，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主题，而是有更多的视角，更多的理论依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华堂的文章开了一个好头。也许会有人觉得作家写论文，似乎学术意味不足，可作家的文学感觉，却是要比学者强得多，从而更有力地导向深入的、学术化的讨论，而这正是大家所企望的。

三

时下谈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有点隔膜了。前边讲到的两岸客家的大河小说，除了讲到其族群特征外，更多谈到的却已是现代主义了。小说在其演进过程中，尤其是史诗化的大河小说，自然与当代诗歌的现代主义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一种必然，不仅仅是体裁与形式上之必然，也是历史与现实之必然。

但有一种体制，却是无论如何与现实主义是切割不开的。

这便是纪实文学，大陆有时也叫做报告文学、历史报告，等等。这一体

^① 钟肇政：《文学使徙七等生》，见七等生《白马》，台湾远行出版社，1977年。

^② 谭元亨：《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P147。

裁，无论如何是不可以脱离现实，甚至要与现实纤毫不爽，不要有魔幻、超越之类的现代主义手法。

在大陆改革开放之际，正是报告文学，在以其铁血一般的事实真相的揭露，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把“文革”以及“反右”等惨痛的历史逐渐披露了出来，从而引发深刻的历史反思，推动了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可以说，这一题材是应运而生的，其产生的效应，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后来有着那样那样的曲折，大陆报告文学在思想解放上功不可没。客家文化也是如此。

同样，在同一年代台湾的“解严”与大陆一样，也催生了一批鞭辟入里、发人深思的报告文学，对当年的“二二八”事件与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予以深入的调查、无情的鞭挞，这些报告文学，对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根除独裁统治，发挥了不可抹煞的重大作用。

在回忆这“解冻”时刻，两岸各自有两位客籍作家不约而同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他们便是闽籍永定的、现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老总、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胜友，而对岸，则是来自台湾客家县苗栗、祖籍广东镇平的著名作家蓝博洲。镇平与永定，山水相连，是近邻。

张胜友尚在中学期间，便遭遇了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得不辍学回乡，修理地球十载，“文革”结束，方得以进入大学深造，其已是而立之年了。他以报告文学闻名于世，写得最多的也是报告文学，有《世界大串连》《历史的抉择》等。这里仅以他的《历史沉思录》为重心，看他锋芒所向的是什么。这篇报告文学的副标题为“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文中写到数十万红卫兵因当年的迷狂，聚集到了仅能容几千人的茨坪，粮食告罄，且严寒已至，甚至脑膜炎在传染……病死的、冻死的、摔死的，已很难统计。而当日活下来的，旋即又失去了一切，几千万学生被驱赶下乡，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知识青年”，而在“斗天斗地”中，又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寂灭了？终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了，他们觉醒了，可立刻便被镇压了下去。文中特地写到一位叫黎莲的红卫兵司令，因为产生了怀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了死刑，临刑前，竟被生生地割掉了肾……

这是一代人的命运，而张胜友是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

这种惨烈，在对岸蓝博洲的笔下，丝毫不减。在他的《幌马车之歌》中，参加过抗日、反抗国民党腐败政权的钟浩东被张榜处决后，他的老母亲因不识字，不曾从报上读到儿子被杀的消息，当小儿子将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时，母亲问是什么，小儿子只能说“是佛祖的骨灰”，老母亲竟频频点头：“这样子

好！这样子好。”一直到死，母亲都不知儿子已经离开人间。这一报告文学后被改编为报告剧和电影，并被评为《联合文学》1991年十大好书第一名，蓝博洲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清楚地看到，老一代的台湾民主斗士，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开放的胸襟和对理想的执着；在统独的路上，一生血泪抗争所凝聚的智慧，更使他们不会因为客观情势一时的消长而迷失。”

以上，仅谈到两岸各自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其实，如大家所知，还有更多，包括不少作家，也同样写有振聋发聩的报告文学，如谭元亨的《雷区1988》《毁誉》等，都对两岸分离，但仍同样演绎的一部历史悲剧，有着更为深沉的思考。

在两岸的历史变迁中，报告文学发挥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作用，为时代也为历史留下了清晰的、翔实的，同样也是殊为珍贵的文字记录。我们相信，若干年后，它们当堪比《史记》，以其信史资格，存留在我们民族的史册中。

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如果我们追溯到更远的过去，无论是张胜友，还是蓝博洲，他们记录下的历史迷狂、时代悲剧以及一批又一批为理想、为民主与科学、为国家的统一，同样，也为客家这一族群的正名与崛起牺牲的仁人志士，都将是不可泯灭的，并且为淬炼未来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如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说：“在阶级斗争中，优美的精神的东西不是以战利品必然归于胜利都那样的方式而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它们表现为勇气、幽默、诡黠和坚韧等品质。它们追溯既往，不断对统治者的每一个胜利——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加以质疑。”^①

可以说，两岸客家报告文学，正是对曾有的或现行的一切所加以的一个大大的质疑，它指向的不独是理想主义，而是人类包括每一个族群的生存状况，是每个人都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或者批判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批评的名称与符号，而是渗透在我们血脉中的勇气、眼光与正义！

四

无情历史，有情文学，只有文学，方可以在冷酷的历史之外添加几分温情、几分暖色，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在分离中始终拥抱的是同一个愿景，在冰裂里永远在企盼着生命的暖流。大河小说如此，纪实文学如此，其他如诗

^①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耀平译，入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P405。



歌、散文，当然，还有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次研讨会中，台湾学者对台湾的客家情歌、童谣、诗文都不乏精辟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从引入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上，更有文学人类学、跨文化传播等理论，丰富了我们的学识，也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路。几十年来，两岸社会语境中，由于个人功能的丧失，从而令文学成为了“应制诗”之类的传声筒式的“为政治服务”的齿轮与螺丝钉，只有群体或集体的情感而不允许个人或“自我”在作品中表现，直到两岸几乎同时的开放与“解严”，这才重新恢复了文学的人学主题，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重建人的尊严。虽然各自在这些上面至今仍有程序上的不同乃至认识上的差距，但大趋势总是不可逆转的。人们不难记起，20世纪80年代初，有多少作品为修复与弥补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尤其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召唤人的价值复归而疾呼。《读书》中当年的头条《人的太阳的升起》仍历历在目。虽说有过对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理论的批判，但不久已不复再有谁提起，因为太不得人心了。

通过两岸客家文学的交流、比较，让我们更加深信，两岸人民，包括两岸客家人、客籍作家，毕竟是同根同源同音，也同一命运。在以华夏文化为主导，以汉语（客家话被台湾学者视为“最后期的古汉语”）为载体的强力传播场域中，纵然被隔断、被疏离、被压抑、被边缘化，也不能完全割裂掉其文脉、血脉，最终，也还是会重新走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大陆的新时期，台湾的“解严”后，双方各自渐渐强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当更进一步促进客家文化及文学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对话与交流，最终使客家文学两岸的互动、共生，形成良性的生态。这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是宿命，也是使命——无可回避的又一个客家命题。

我们在努力，我们已经努力，我们也还会再努力，珍惜这样一个平台。

本文借鉴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由沉沦到复兴，为今日的文化自信给力。祝客家文化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善美与丑恶：人性的博弈

——以《依然是你》（又名《老圃》）为例进行解读

敖叶湘琼

摘要：有关文学作品中人性的探讨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却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话题。由著名客家学者谭元亨教授撰写的长篇客家文学小说《依然是你》便是一个典型的“人性”读本。该小说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客家属地，以画家白村和黎晓风之间的真挚情感为主题，围绕为帮白村恢复声誉，白村、晓风、朵儿与柳南中等人之间的纠葛、对抗，形成以晓风为代表的善良、美好人性与以柳南中为主的卑鄙丑恶人性的鲜明对比。同时作品中客家山乡纯朴清新的风俗景物、圣洁传说与山外追逐物质利益的污浊的社会风气形成对比，从侧面隐喻出善美与丑恶人性的博弈。而在这人性博弈之下却让读者更明晰地体会到客家文化的优良精神品质，而这种精神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现代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人性 善美 丑恶 客家文化精神 现实意义

人性，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说其熟悉是因为经常可以看见或听到这个词，说其陌生是由于很少有人能真正将它解读透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人性可谓一个比较“玄”的东西，但它却又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作为人学，关于人性的探讨自然是不在话下，而这也是文学艺术其教化功能的体现之一。

由著名客家学者谭元亨先生撰写的长篇客家文学小说《依然是你》可称得上是一本人性读本。虽然作者给小说的定位是“以动乱年代为背景，描写一位画家坎坷经历的爱情小说”。然而笔者认为，固然爱情元素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但是这并非是为了描写爱情而撰写的爱情小说，爱情是其外壳，通过这段真挚绵延的情感故事展示一种美好善良的人性，揭示客家文化的精神，才是小说的本质所在。而正因为站在这个高度，使得小说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富有社会责任价值感。本文试着分析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善美人性与丑恶人性之博弈，揭示博弈背后蕴藏的深层客家文化精神内涵，进而探讨其对于现今社会构建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一、善美与丑恶人性博弈的表现

小说主要以画家白村的名誉纠纷为主线展开。围绕着这个纠纷，形成正反两大阵营——以柳南中为代表的一方，表现为自私自利、追求个人功利；另一方则是以白村、晓风等为代表，坚持真理正义，重视情感。整部小说展示了这两大阵营丑恶的人性和善美的人性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人物形象的言行举止及样貌特征的描写直接表现两种不同的人性状态。黎晓风（成晓峰）是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形象，作家抓住其身为客家女性的特色，成功地将她塑造成典型的“大地之母”^①的客家女形象，充满母爱，勤劳、坚韧。小小年纪随着下放的父亲回到老家，一个人照顾四个不懂事的年幼的妹妹，将一个破碎的家维系在一起，而那时的她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可是在非常岁月，在那动荡的环境下，她过早地成熟与懂事。这些描述都在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客家女形象，这是美丽的。而后来白村遇难，晓风用自己的爱一直鼓励着白村，而对此小说中是通过晓风的眼睛描写展现出来的。我们知道眼睛是心灵之窗，通过眼睛往往可以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作者对晓风眼睛的描写是美好的：大大的美丽的丹凤眼，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正是这双不一般的眼睛让白村挺过了三年的黑暗的牢狱生活，是这双眼睛的光芒支撑着白村活下去的信念。而这种坚定明亮的眼神正是善良美丽人性的表现。成瀚，作为小说中画家白村的画作《老圃》的原型模特，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客家人的精神特色，作者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客家“老圃”的影子，泥土与书香气息的完美融合，这不正是一个客家人的典范，“面容中焕现出的高贵精神，那泥土的痕迹所掩不去的文化品格”，而《老圃》经过艺术加工却更富有一种普遍性，成为所有客家人精神特征的象征。所以当其他人看到《老圃》时，都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因为在画中他们看到了客家人最深层的内蕴。而这种精神蕴含也正是一种对人性善美的表现。

小说中对展示人性善美进行了多处描写，可也不乏对人性丑恶的刻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便是柳南中，为了“官运亨通”，冒充《老圃》的作者，诬陷白村。小说中对其外貌的两处特写将该人的卑鄙性格展现无遗。首先是万朵化名乃雪去打探柳南中时，对他的一个特写：“朵儿几乎需俯视他，因

^① 樊洛平：《客家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其族群文化认同——以台湾客家小说为研究场域》，载《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P56。

为首先看到的是他整个油光闪闪的秃顶，稀稀落落地搭上几缕头发……一对金鱼眼，但眼珠子很灵活，头浑圆，西瓜式样”，另外是白村赴约时见到柳南中，对其外貌的一番描述：大腹便便，有三重下巴，可下巴坠的已不是肉，而只是厚厚的皮而已；那挺起的肚皮，也同样在往下塌，皮带扣得不伦不类，活似个小丑。柳南中这一形象更是让白村想到吴道子画中“鬼”的“受罪之状”。单凭这些令人反感的外表描述就足以让读者感觉到此人是一个心术不正、卑鄙丑陋的小人。此外贪图钱财、不讲正义的大学英语讲师吕加，白村的“伪朋友”谷一，以及《岭东闹市报》歪瓜裂枣的编辑，他们身上都展现出了人性丑恶的卑劣性。

其次，小说借助客家山乡地域环境、特色风俗景物及圣洁的传说，从侧面展现善美和丑恶人性的博弈。

白村被下放的地方陵县是一个客家县，那里民风淳朴，景物都显着灵性。那里的青山、蓝天、牛群与人群和谐生活的景致，无不闪现着美好的元素，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培养出具有人性善美的人就自然可以理解的了。白村时隔二十年重回到陵县，看见放牛的孩子，只见他们轻轻摇铃铛，牛群便从山林中下来，悠闲自在地走上强学桥，孩子们不用刻意去看管它们，牛群在山上自在生活，人群在山下惬意生活，这难道不算“天人合一”的一种写照吗？正是在这么一种和谐美好的氛围里，远离都市的喧嚣浮躁与物质势利，白村才又找回自己。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中，怎会缺乏善美的人性？

小说中还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的元素，其中一个便是圣山传说。小说中写了两个版本的圣山传说，但是不管是哪一版本，其主旨都是一样的，那便是只有好人才可以安全地通过圣山，而对于坏人圣山是会对其进行惩罚的。这也便是为何柳南中后来再也不敢回去的原因，他怕圣山，因他有罪恶感。圣山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人性善美的象征。另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便是关于白村生日。白村生于阴历九月初九，这一天刚好也是观音的生日。晓风几次拜托白村帮忙的时候，都会拿出这个作为理由，然而晓风并非是因为白村出生在观音生日的这一天，才认为他具有菩萨般的慈悲胸怀，乐于助人，而是这个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善良耿直的人，虽然不是纯粹的客家人，但是在客家母亲的熏陶下，在客家环境生活中，白村无形中也受到客家文化精神感染，因此不管他出生在哪一天，即便不是九月初九，他也同样是一个乐于助人、善良、充满正义的人。

圣山传说也好，观音生日也罢，虽然这些神话往往被人认为是虚幻的、是